



法国思想家译丛

Proust et les signes

普鲁斯特与符号

〔法〕吉尔·德勒兹 著 姜宇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思想家译丛

Proust et les signes

普鲁斯特与符号

〔法〕吉尔·德勒兹 著 姜宇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鲁斯特与符号/(法)德勒兹(Deleuze, G.)著;姜宇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法国思想家译丛)

ISBN 978-7-5327-4450-3

I. 普... II. ①德... ②姜... III. ①德勒兹, G. (1925 ~ 1995)—哲学思想

②普鲁斯特, M. (1877 ~ 1922)—小说—文学研究

IV. B565.59 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697 号

Gilles Deleuze

Proust et les sig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pyrigh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2003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5-626 号

普鲁斯特与符号 [法]吉尔·德勒兹/著 姜宇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14,000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100册

ISBN 978-7-5327-4450-3/B·282

定价:1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021-56135113

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部分涉及的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表现的符号的产生与阐释。另外一个部分是再版时加进来的,它思索一个不同的问题:从《追忆》(*Recherche*)的构成的角度,来思索符号自身的生产和增殖。现在,这第二个部分被划分为章节,以使其更为清晰。它以一章片段作为结尾,后者曾被收于一卷在意大利出版的合集之中(*Saggi e ricerche di Letteratura Francese, XII, Bulzoni édit., 1973*),并经过重新修订。

G. D.

注解中所采用的缩写：

- AD 《女逃亡者》^①
CG1 《盖尔芒特家那边》，1
CG2 《盖尔芒特家那边》，2
CG3 《盖尔芒特家那边》，3
CS1 《在斯万家那边》，1
CS2 《在斯万家那边》，2
JF1 《在少女们身旁》，1
JF2 《在少女们身旁》，2
JF3 《在少女们身旁》，3
P1 《女囚》，1
P2 《女囚》，2
SG1 《索多姆和戈摩尔》，1
SG2 《索多姆和戈摩尔》，2
TR1 《重现的时光》，1
TR2 《重现的时光》，2

上面第一部所参照的是 N. R. F. 的版本(15 卷)，它沿用了 Pléiade 出版社的版本的
分卷和页码。

① 本书中的译名、译文等均采用、参考了《追忆似水年华》的中译本(下简称《追忆》)(李恒基、徐继曾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译者

目 录

第三版序言	001
-------	-----

第一部分 符号

符号的类型	003
符号与真理	016
学习	027
艺术的符号和本质	040
记忆的次要地位	053
系列与群体	067
符号系统中的多元化	084
结论 思想意象	093

第二部分 文学机器

反逻各斯	103
箱子与瓶子	114
《追忆》的层次	130
三种机器	144
风格	161
结论 疯狂的呈现与功用:蜘蛛	171
译后记	184

第一部分 符号

符号的类型

《追忆似水年华》的统一性存于何处呢？至少，我们知道它不存于何处。它不存于记忆和回忆之中，即使此种回忆是不自觉的^①。《追忆》(*Recherche*)的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玛德莱娜糕(madeleine)或石子路。一方面，“追忆”并不仅仅是一种回忆的努力，一种记忆的探索：追忆应该在更强的意义上被理解，正如在“追寻真理”这个表述之中的情形。^②另一方面，逝去的时光(*le temps perdu*)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它更是一种我们所遗失的时光，正如在“荒废时光”(*perdre son temps*)这个表述中的情形。当然，记忆是作为一种追寻的方式而介入的，但是它却不是最深刻的方式；同样，过去的时光是作为一种时间的结构而介入的，但它却不是最为深层的结构。在普鲁斯特那里，马丹维尔(Martinville)的钟楼和凡德伊(Vinteuil)那短小的乐句，这些并未

① “*mémoire involontaire*”与“*mémoire volontaire*”相对，是《追忆》之中一对相当重要的概念。其中译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里综合种种译法，尝试译为“非自觉记忆”。——译者

② “追忆”和“追寻”在这里是同一个词“*rechercher*”。——译者

引入任何回忆、任何对于过去的重现,它们总是超越了玛德莱娜糕和威尼斯的石子路,后者依赖于记忆并因此仍被归结为一种“实在的解释”^①。

问题所涉及的不是一种对于不自觉的记忆所进行的揭示,而是对于一种学习过程(apprentissage)的叙述。梅塞格利丝(Méséglise)那边与盖尔芒特家(Guermantes)那边与其说是回忆的来源,还不如说是学习的原初的材料和线索。它们是一种“成长”的两个侧面。普鲁斯特不断强调这一点:在某个时刻,主人公尚未知晓这个事物,但是之后他将学会。它曾隐藏在如此的幻象之下,不过,它将以自我呈现的方式摆脱幻象。由此出现失望和启示的运动,它奠定了整部《追忆》的节奏。人们会指出普鲁斯特的柏拉图主义:学习就是回忆。然而,记忆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它正是作为一种学习的方式而介入的,此种学习同时超越了它的目的和原则。“追忆”被转向未来,而不是过去。

从本质上说,学习所涉及的是符号。符号是一种时间性的学习过程的对象,而不是一种抽象认识的对象。学习,首先就是认识一种物质、一个对象、一个存在,就好像它们产生出有待破译和阐释的符号。没有哪个学习者不是某物的“考古学家”(l'égyptologue)。只有对木料的符号有着敏锐感知的人才能成为细木工匠,而只有对疾病的符号有着敏锐感知的人才能成为医生。职业总是与符号相关的命运。所有我们所学习的东西都来自符号,所有的学习行为都是一种对于符号或难解的符码的阐释。普鲁斯特的著作奠基对于符号的学习,而非

^① P2, III, 375。

对于记忆的揭示。

它正是从中形成了其统一性,同样,也形成了其惊人的多元性。“符号”这个词是《追忆》之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尤其是在构成了《重现的时光》的最终体系化之中。《追忆》表现为对于不同的符号世界的探索,它们形成了循环并在某些点上重新划分。这是因为,符号是特殊的,并构成了某个世界的材料。我们已经在次要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诺布瓦(Norpois)和外交密码,圣卢(Saint-Loup)和战略符号,戈达尔(Cottard)和医学症候。一个人可能会娴熟地破解某个领域的符号,然而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则束手无策:这就是戈达尔,出色的临床医生。而且,在某个共同的领域之中,世界之间相互分隔:维尔迪兰(Verdurin)的符号对于盖尔芒特来说并不通用,同样,斯万(Swann)的风格或夏吕斯(Charlus)的难解的符号(hiéroglyphe)在维尔迪兰那里也行不通。所有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们形成了种种符号的体系,这些符号是由特定的人、对象与物质所发送的;如果不是通过破解与阐释,我们就不能发现任何真理,也将学不到任何东西。然而,世界的多元性则在于:这些符号不属于同一个类型,也不拥有同样的呈现方式,因此,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它们进行破解,而它们和意义之间也不具有同一性的关联。符号同时构成了《追忆》的统一性和多元性,要想证明这个假说,我们就得考察主人公所直接介入的那些世界。

《追忆》中的第一个世界就是上层社会的社交界(mondanité)。还没有哪个领域产生并汇聚了如此众多的符号,在如此缩减的空间之

中,以一种如此之高的速度。确实,这些符号之间并不是同质的。在同一个时刻,它们被差异化,不仅仅根据种类,还根据更为深层次的“精神的家系”。从一个时刻向另一个时刻,它们演化、凝结或让位给另一些符号。因而,学习者的任务就是去理解为何某人被“接纳”进某个社交圈,为何某人不再是[其中一员],或被接纳;这些社交圈服从于哪些符号,在这些圈子之中,哪些人是立法者和大主教。在普鲁斯特的著作之中,夏吕斯以其社交才能、傲慢、对于戏剧的感觉、面容和声音而成为最非凡的符号的发送者。然而,为爱所驱动的夏吕斯在凡德伊的世界之中则变得毫不起眼;甚而,即使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当隐含的法则发生变化之时,他也将最终变得毫不起眼。那么,什么才构成了社交界的符号的统一性?盖尔芒特大公的一次致意是有待解释的,而这其中所包含的犯错误的危险性与一次诊断一样,是非常高的。而维尔迪兰夫人的一次模仿也是同样。

社交符号取代一个行动或一种思想而出现。它取代了行动和思想。因此,它是一种不再指向它物的符号——无论此种它物是超验的意义抑或观念的内容,相反,它僭取了它的意义所预设的价值。这就是为何从行动的观点来看,社交符号显得令人失望和冷酷无情;而从思想的观点来看,它又显得愚蠢。人们不思想,也不行动,然而,他们制造符号(faire signe)。维尔迪兰夫人的话里没什么好笑的,而且她也并没有笑;然而,戈达尔示意(faire signe)^①他说了某件可笑的事情,

① faire signe,在上面一句中,我们根据德勒兹的文意而从其字面的意义翻译;这里,则根据法文的常用法译成“示意”,这仅仅是为了翻译的通顺考虑。二者含义是相通的,在社交圈中,“示意”即进行符号性的表达(“制造符号”)。——译者

而维尔迪兰夫人则示意她笑了,而且她的符号是如此完美地被表达出来,以至维尔迪兰先生为了不屈居下风而试图以其自己的方式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模仿。盖尔芒特夫人总是有着一副铁石心肠,思想也往往比较贫乏,但她却总是拥有迷人的符号。她不是为了朋友而行动,也不和他们一起思想,她向他们示意。社交符号不指向某物,它“取代”此物,它试图根据其意义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它像思想那样领先于行动,又像行动那样取消了思想,并且肯定其自身的充分性。它的老套和空洞性(vacuité)就在于此。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说这些符号就是无关紧要的。不通过它们,学习就会是不完备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它们是空洞的,但是此种空洞性赋予了它们以一种惯例般的完备性,作为一种我们在别处难以寻觅的形式主义。只有社交符号能作出这样一种对于神经系统的刺激,它们发自那些知道如何产生它们的人们,并在我们的身上产生效应。^①

第二个世界是爱的世界。夏吕斯和于潘(Jupien)的邂逅令读者领悟到最为神妙的符号互动。陷入爱河,那即是通过一个人所表达或传达的符号来使其个体化。即是感知到这些符号,学习这些符号(这就是阿尔贝蒂娜(Albertine)在少女们之中的个体化)。或许,友情源自观察和对话,但是,爱则始于并得益于沉默的阐释。被爱者(l'être aimé)作为一个符号,一个“精神”:他表达出一个尚未为我们所了解的可能的世界。被爱者蕴涵着、包含着、幽闭着一个世界,因此,需要解

^① CG3, II, 547—552。

码,也即,需要阐释。它甚至和世界的多元性相关;爱的多元性不仅仅和被爱者的多样性相关,而且也每个被爱者身上的精神或世界的多样性相关。去爱,就是试图去解释、去展现(*développer*)这些仍然包含于(*enveloppé*)被爱者之中的尚未被了解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何我们会如此轻易地爱上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世界”、甚至并非我们所喜欢的类型的女子。同样,这也是为何被爱的女子往往与风景关联在一起,我们希望能在一个女子的双眸之中窥探到这些我们如此熟悉的风景,然而,它们所折射出的风景却来自一种如此神秘的视角(*point de vue*)^①,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个不可接近和未被了解的所在:阿尔贝蒂娜包含了、混合了、融合了“海浪的汹涌与平静”。我们怎样才能接近如此一处风景,它不再是我们所注视的风景,反倒是我们在其中被注视的风景?“如果她没有见到我,那我怎能向其呈现?将我与她区分的是哪个世界?”^②

因此,存在着一个爱之悖论。我们要想解释一个被爱者的符号,那就只能进入这些世界,它们的形成不依赖于我们,而是源自他人,在其中,我们首先只是一个对象。求爱者希望被爱者奉献其偏爱、仪态与爱抚。然而,被爱者的仪态,即使是在向我们表达、奉献给我们的时刻,也仍然表达着这个未被了解的世界,它将我们排除在外。被爱者给予我们表达其偏爱的符号;然而,由于这些符号表现着我们并不参与其中的世界,因此,每种我们从中受益的偏爱就描绘出一个可能世

① 这个概念很显源自德勒兹对于莱布尼兹的阐释。可参见《褶子》一书。——译者

② JF3, I, 794.

界的形象，在其中也许存在着、或正存在着另一些被偏爱的人。“然而他的嫉妒却和他的爱情仿佛是如影随形，马上就出来为她今晚向他投来的微笑提供一个副本，来了一个颠倒，变成是对斯万的嘲笑而充满着对另一个人的爱……这样，他都为在她身边体会到的每一个乐趣，为他自己设想出来的每一个爱抚的动作（他还如此有欠谨慎，告诉她这些动作是如何使他欢快），为他在她身上发现的每一个优美之处感到后悔，因为他知道，过一会儿，这些又都会成为她手中用来折磨他的新的刑具。”^①爱的悖论就在于此：我们用来抵御嫉妒的方法，同样也包含了此种嫉妒，并给予它一种相对于我们的爱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爱的第一条法则是主观性的：从主观上来说，嫉妒要比爱来得更为深刻，前者包含着后者的真相。这是因为，在对符号进行把握和解释的方面，嫉妒走得更远。它是爱的目的和终点。事实上，不可避免地，一个被爱者的符号，当我们对其进行“解释”的时候，就呈现为谎言：它们指向我们、向我们表达，但是，它们却表现着将我们排除在外的世界，并且，被爱者不愿、也不能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这并不是出自被爱者的特别的恶意，而是缘于一种更为深刻的悖论，它取决于爱的本质和被爱者的普遍境遇。爱的符号不像社交符号：它们不是取代了思想和行动的空洞的符号；它们是谎言性的符号，被传达给我们，但却掩藏了其所表达的东西，也即，掩藏了未被了解的世界、思想和行动的根源，而正是这些给予了符号以意义。它们所激起的不是一种表面

① CS2, I, 276.《追忆》(上), p. 160。——译者

性的神经系统的刺激,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被爱者的谎言是爱的奥秘符号。对爱的符号的解释必然是对谎言的解释。其命运皆在于此一格言之中:去爱,而不要被爱。

是什么掩藏了爱的符号之中的谎言? 由一个被爱的女子所传达出的所有谎言性的符号都汇聚于同一个隐秘的世界:戈摩尔的世界,它不再依赖于某个女子(尽管一个女子可能会比另一个更好地体现了它),相反,它首先是女性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嫉妒所揭示的先验之物(*a priori*)。被爱的女子所表现的世界总是一个将我们排除在外的世界,即使是当她给予我们一种偏爱的表示之时。不过,在所有的世界之中,哪个是最为排斥性的呢?“我刚刚着陆的土地,是一片可怕的无名的土地(*terra incognita*),在我眼前展现的是意想不到的痛苦的一个新阶段。然而,这淹没我们真相的洪流,如果说它与我们的胆怯和疑团思绪相比有浩荡难挡之势,那么胆怯和疑思却预感到洪水将至……但这里的对手却与我大不一样,她的武器不一样,我不能站在同一个决斗场上与之决斗,不能给阿尔贝蒂娜同样的欢娱,甚至难以真切地加以想像”。^① 我们对被爱的女子的所有符号进行解释;然而,在此种令人痛苦的解码终结之处,我们遇到了戈摩尔的符号,作为一种原初的女性真实的最为深刻的表达。

普鲁斯特式的爱情的第二个法则与第一个联结在一起:从客观上来说,同性之爱要比异性之爱来得更为深刻。因为,如果被爱的女子的秘密确实就是戈摩尔的秘密,那么,求爱者的秘密,就是索多姆的秘

^① SG2, II, 1115—1120。《追忆》(下),p. 1196—1199。

密。相似地,《追忆》的主人公无意中遇见了凡德伊小姐(Mlle Vin-teuil)和夏吕斯。^① 然而,凡德伊小姐解释了(expliquer)所有被爱的女子,正如夏吕斯蕴涵了(impliquer)所有求爱者。^② 从其无限性上来看,在我们的爱之中存在着一种根源性的“雌雄同体”(l'Hermaphrodite)。不过,这里所说的“雌雄同体”不是指那些能够自体受精的存在。它绝不是整合了两性,相反,它使得两性分离,从它之中持续衍生出两个相互分离的同性系列,即索多姆的系列和戈摩尔的系列。正是它构成了参孙(Samson)的预言的关键:“两性必将各自消亡”。^③ 异性之爱仅仅是表象,它掩藏了两性各自的目的,掩藏了所有的一切在其中被构成的、然而却为社会所排斥的深度(le fond)。如果说两个同性的系列是最为深层的,这也仍然是从符号的角度说的。索多姆的人物与戈摩尔的人物通过符号的强度而补偿了他们所掌握的秘密。对于一个注视着阿尔贝蒂娜的女子,普鲁斯特写道,“看那架势,仿佛她在借用一盏信号灯(phare),向阿尔贝蒂娜频频发出信号”,^④ 爱的世界涵盖着自谎言的揭示性的符号到索多姆和戈摩尔的隐藏性的符号的总体范围。

第三个世界是印象或感觉属性的世界。有时一种感觉属性会给

① SG1, II, 608。

② 此处,expliquer 和 impliquer 很显然在词义上形成对照,ex-表达了“展现、展开”的向度,而 im-则有“蕴涵、包含”的意思。——译者

③ SG1, II, 616。《追忆》(下),p. 917。——译者

④ SG1, II, 851。《追忆》(下),p. 1048。Phare 本义是“灯塔,车前灯,指路明灯”等义,从《追忆》的上下文来看,指的是少女们之间的目光互动就像是通过光线而彼此沟通。——译者